

柳庭輿地隅說卷中

江都孫蘭著

儀徵吳丙湘校勘

柳子厚有言曰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上古之時建立萬國又焉所得爲封建者哉蓋山川相依名其大不名其細萬國之建順其利亦順其情萬民之中因聚而成國一國之中於其才智而卓絕者咸奉以爲君焉人衆所聚不有以君之則亂是故其成國也順其利而除其害民翕然尊之以其功德爲子孫世守而不敢亂故曰勢也嘗謂循蜚因提禪通之紀非傳世之大君蓋有國之諸侯也有有號而有世者有有號而無世者或傳其相及之系或傳其並世之功循蜚以前吾不得而知循蜚以後可考而紀也固有握大象持化權居無恒處而跡躔于蜀者有調大鴻之氣正神明之位者有教民攃木茹皮以禦風霜絢髮鬢鬢以去靈雨者有蠶叢鳧魚而居金躔玉壘者有歌無謠哭無聲而世德者有官天府地死生不相往來者有穴居野處搏生咀華與物相遊者此固成國之後而神靈生於其間者也

因聚成國其國必依於山川必便於賦稅兵革必通乎商賈往來建國維衆而必統之以一人而後山川有定相及世守也因聚成國久而併吞勢使然與曰女媧之世猶有共工黃帝之世猶有蚩尤顓頊之世猶有重黎况過此以往者哉夫人之情欲則貪貪則爭爭則亂亂

則併吞故黃帝區爲萬國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則由黃帝以至於禹辛巳五百五年並未見併吞也周有天下諸方赴朝會者止得千八百國則由禹八年辛巳至周武王克商之元年已卯凡一千七十九年諸侯之存者止得一千八百國所併吞而亡者八千二百國由武王元年已卯至平王四十九年已未孔子作春秋凡四百一年諸侯之存止一百三十五國至戰國止存七國其間滕薛之國不成國矣始皇墜名城殺豪傑凡天下險阨之處皆削而平之如井陘武關虎牢方城至今都不成險則割據之謀不興卽有割據分裂者皆方之不暇混一與力之不能混一者若夫西域則不然其人智小見短地險而俗異惟有役屬強國以圖自安而已

禹之治水止於嶺北不及嶺南禹之序水止於瀾西不及瀾東何也曰嶺南洪水所未及也北之水莫大於河南之水莫大於江嶺南瀾東則長江大河所不能行也南方之地自八閩以至於三巴皆隔大嶺不與中土接洪水不能災也且嶺南之地入海甚近卽有水患一瀉無餘何必禹之經營哉至瀾東之地亦近於海雁宕武夷藏在空谷亦不能阻隔水道如龍門伊闕故禹跡亦不必至也

金仁山以周都豐鎬西周以太嶽爲西嶽華山爲中嶽

東遷以後華山爲西嶽嵩高爲中嶽是不然詩崧高維嶽宣王封申伯於謝則以嵩山爲中嶽也若西周以華山爲中嶽則嵩山在華山之東不應有兩中嶽若以嵩山爲西周之東嶽則岱宗明堂之設又何爲也

洪水之患自鯀及禹所以治之者垂二十年鑿龍門關伊闕播九河皆創也人畏而不敢爲不能爲而禹爲之所謂神禹龍門千尺之高鑿爲三門水如建瓴有萬雷澎湃之聲以此施工何其神也

大禹創闢開墾見於禹貢則堯舜以前地全未創闢開墾與曰洪水以前九州之地豈盡陸沈如黃帝開井田治軍旅必有無水之處人民可居但伊闕未闢龍門未鑿九河未播一時水發便洪流漲滿水無所歸遷延至二千餘年禹乃治之則廢壞之土皆涸而爲桑田禹併前未曾淹沒之土一併別其土宜制其賦稅理其溝洫定其漕渠則禹貢之書亦唐虞之會典也

黃帝誅蚩尤定諸侯區爲萬國至秦皇廢爲郡縣定爲一統雖黃帝當秦皇之勢亦不能不爲一統也子輿氏曰天下惡乎定定於一蓋萬國之區非一人在上角才而臣之也又非樹勳王國分猷而列之也不過鴻荒初啟各有其地各保其民以建國爾若勢已兼併定於一統安得更列萬人而各予之國乎故由郡而州由州而縣一氣相連如手足臂指用建國何爲於是自秦以後

各方之地一以山川爲主而盡廢建國之名山之居中者莫如太行故太行之東曰山左太行之西曰山右由陝以東莫大於河河之東曰河東河之南曰河南河之北曰河北南莫大於江江之南曰江南江之北曰江北江之東曰江東江之西曰江西楚莫大於湖湖之南曰湖南湖之北曰湖北蜀莫大於川川之東曰東川川之西曰西川川之南曰川南川之北曰川北陝者隘也隴者岡也故曰陝西曰隴西兩浙八閩兩廣亦因其山川而統制焉其塞塞阨要者建而爲關曰紫荆曰倒馬曰宣武曰偏頭曰居庸曰雁門曰山海曰虎牢曰嘉谷曰陽關曰玉門曰潼關曰陰平曰大散曰崑崙此廢萬國爲一統之大畧也

輿地隅說卷中

四

藝園校采

漢繼秦興復爲建國能乎曰不能自黃帝以來諸侯爭戰數千年幸而混一又起爭端豈可乎建立郡縣是秦之上策苟不爲強暴逆取順守安見其不可久乎秦之亡不亡於郡縣亡於殘暴之不休也故酈生鑄印立六國後子房趨銷之誠有特見也

秦燔詩書開阡陌變易先王之道爲古今兩大事得失爲何如曰雖先王當秦之時亦必焚書而開阡陌是何也周末處士橫議如楊墨害道充塞仁義更有稷下之談如雞三足臧三耳之類是何言也若不燒燔盡絕則先王之道何以廓清但不應將五經六藝孔孟之書一

併焚之耳至于井田車戰之事既已變古而後世田少人繁阡陌之開安得不亟亟也但不應頭會箕歛徵求無厭耳

井田之勢不可以久行雖不必商鞅而變法也變法之罪曷歸之商鞅商鞅敢變成周之法故罪之井田之法始於皇帝詳于周公而備于管仲管仲治齊其輕重甲乙之書修權國軌之說似乎日暮途窮者之所爲而不敢輕議井田其不敢輕議井田者蓋以先王之命召天下也晉令齊盡東其畝猶以先王之命爲言而敢與阡陌乎商鞅以權術待諸侯則敢于變古而不畏其說秦王之言曰臣聞之疑行無成疑事無功君亟定變法之

慮殆無顧天下之議之也故決然變阡陌壞井田嗚乎井田之法可變乎曰可雖不商鞅而可變乎曰可曰何爲其可也曰車戰廢而塋戰興人民稠而土地窄雖欲不廢不可得也井田之法有畝有川有澮有溝有洫統成同算之荒于閒田者幾半况乎井田之外又有郊有垆有牧有漆林遠郊二十而三漆林之征二十而五其荒於閒田者又幾半土之可耕者曰壤土之不可耕者曰堅土之上尺爲壤土之下一尺爲堅其山林川澤之閒田廢於堅而不能壤者又幾半雖三代之君體國經野至於斯不得不阡陌况關中之地土曠勢遠一經驪山之禍半爲戎馬之區安得不開荒以盡地力哉且

夫關中地王畿之地也可開者必廣秦首開阡陌意六國必盡開之矣獨至商鞅任秦以法以農戰之事一歸之阡陌故曰商鞅開阡陌也墾令之書曰愚民不知學問則草必墾重關市之賦農惡商賈則草必墾姦民無主農不欺則草必墾農戰之書曰百人農一人居者王十人農一人居者強半農半居者危算地之書曰談說之士資在于口處士資在于意遊藝之士資在于手勇士資在于氣商賈資在于身此堯舜之所難湯武之所禁也神農教耕固常王天下商鞅之意一在于農戰故敢于變古若止于通便宜民則阡陌之開未嘗不善也井田之法孟子謂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

畝同養公田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注者謂圭爲潔余謂圭三角形也句三股四弦五是爲句股合二句股而並之則爲圭九章方田外有圭田算法有圭田求廣縱法有直田截圭田法有圭田截小截大法凡零星不成井之田一以圭法量之圓斜長直無不脗合則所謂圭田與井田相對之名不可鑿空爲解况井田之外有圭田明係零星不井者也阡陌雖開畝法可變乎無可變也太公造九府圖法三丈六尺爲一疋十六兩爲一斤十斗爲石二百四十步爲一畝自古至今未有改也程寶渠算法統宗謂江南奸總變亂古法有以二百八十步爲一畝有以三百六

十步爲一畝田之肥磽視畝之寬窄其折田二錢五分
之稅則定例也此隆慶萬曆時說

九州之地冀與揚獨大舜分冀州而不分揚州者揚州
雖大禹跡所未徧也禹旣未治則壤定賦所不加視爲
荒徼以外不必更分之也揚州之地僅曰淮海惟揚州
淮海之外固未嘗計至於冀州則不然禹貢言導河積
石至於龍門又曰浮於積石達於河則河套積石莊浪
甘肅之地遼東廣寧朝鮮旅順之間在堯舜固嘗任土
作貢矣

南方之地自吳越爭盟於上國而南始辟始皇破楚爲
五嶺之戍取百粵之地爲桂林象郡而南愈辟漢誅呂
嘉收夜郎威行海外盡得交南之地爲交止珠厓儋耳
等郡則南方更辟北地屢遭變更南北分主衣冠之族
盡在江南北愈荒南愈辟矣

輿地隅說卷中

七

藝圃校采

三代之勢至成周爲獨盛冀州之境至周時則已荒南
方之境卽如江淮以南亦未見其開辟也曰成周之地
最狹豈獨南方哉以地里考之吳越楚蜀閩皆爲蠻淮
南爲羣舒秦有戎河北真定中山乃鮮虞鼓國河東之
境有赤狄甲氏留吁鐸辰潞國洛陽爲王城而有揚拒
泉臯蠻氏陸渾伊洛之戎京東有萊牟介莒所謂中國
者不過晉衛齊魯宋鄭陳許才當天下五分之一
安南隔海屢辟屢荒唐爲郡縣宋初劉鋹之後爲丁連

所據其後李氏陳氏犁氏世擅交止明得而復失又景
演林三州地爲極南五月五日景州日影在表南五寸
一分漢爲郡後没于林邑隋復取之唐置三郡貞元時
復廢唐史地理志杜氏通典皆不載惟歐陽忞輿地記
載之蓋其忽辟忽荒止可以爲外國地遠隔海不可收
入內地云

天下之勢莫大於險阨遠近四者易曰天險不可升也
地險山川邱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北平內擁三關
外羅九鎮以山海爲險長城爲阨三關爲近九鎮爲遠
山東登萊二郡三面距海背負青齊以海爲險沿海諸
險爲阨鼇山靖海成山爲近遼東朝鮮爲遠山西則雁

輿地隅說卷中

八

輿圖校采

門宣武偏頭三關東抵宣大西抵黃河以雁門爲險偏
頭爲扼三關爲近胡峪石匣太子灘爲遠陝西百二山
河周以之王秦以之興漢唐建都之所也西抵合黎嘉
峪東抵大河北爲宣夏榆林諸遠南盡漢中興元土沃
而腴人強而武不險而自險不阨而自扼而唐之哥舒
翰敗于安祿山明之孫傳庭屺于李自成皆輕易出關
自失其險之故也河南四戰之區非險阨之地宋之徽
欽金之守緒一經敗屺遂難支持湖廣以江漢爲險荆
襄爲阨川湖許洛爲遠而歸秭宜陵爲近但武昌偏迫
不堪橫決區宇昔人云宣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卽謂
此也江西貧薄人多持空囊以走四方南唐李煜據之

不過避北兵與宋據臨安蓋一意也烏足以決勝千里哉江南閩浙嶺南遼東皆負海之地惟江南當南北衝要險以長江阨以黃河重險之固可以制遏非常故六朝建國于此所謂自守其門戶而閩浙川廣可無恙也桓溫劉裕固嘗以此得志中原安在天下之勢在於北不在於南哉若夫閩浙兩廣險阨遠近不制于陸而制于海粵海古分西中東三路西路則廉州雷州高州憑神電爲阨連港汾山爲險中路則香山巒廣海衛大牙錯置而南密虎頭是爲阨塞東路則碣石甲子黃岡險遠林立而柘林阨三路上流此兩廣全海之形勢也八閩首起鐘元直接浯嶼守銅山以扼廈門遠可以據大

小担嶼之險近可以杜金門月港之奸此八閩全海之形勢也浙江外有玉環金堂馬蹟之汎內有昌國松門臨海之防惟舟山遠峙大洋爲全浙之輪軸此兩浙全海之形勝也江南江海兩重淮陰以北鶯門之間海嶠林生海鯨難行而蓼角以南洋山壁下足爲險阨此江南全海之形勝也

險阨因乎勢變勢去險亦變矣如秦之武關鄭之虎牢今皆不險函谷關在豫州之地漢武時樓船將軍楊僕數有大功恥爲關外人所賜田宅却在關外乃上書願以家財移關新安關移遂不險蒲阪秦晉戰於河曲是爲險阨蓋以黃河爲險也後魏大統十四年造浮橋築

城以爲險唐開元十二年兩岸更爲東西門更造鐵人
四鐵牛四鐵柱十六其牛併鐵柱入地丈餘以相牽制
自此安瀾大道全無險阻矣又有相倚爲險此險失而
彼險亦失者五季周行逢死其叙州刺史鍾存志奔武
陽而陽正岩以十洞險遠爲恃宋熙寧中十洞首領楊
通蘊送款而武岡以西其險遂失卽如飛狐之口蔚州
蜚狐山白馬之津大名府白馬津皆黃河口也黃河遷
變今皆不險由是言之在德不在險豈非因時而變者
與

南北割據之君不安于偏隅而力不能一統故改易九
州之名于域中而坐以自快嗚乎陋矣哉其作俑蓋始

輿地隅說卷中

十

藝園校宋

於新鄭新豐而不思其規模之不遠大今參考並載俾
考古者可因名而責實也鎮江爲南徐州劉宋揚州爲

南兗州劉宋又曰東廣州北齊會稽爲東揚州宋陳州

爲北揚州魏壽州爲南揚州魏潮州爲東揚州原鈔闕二

河南府爲北揚州北齊襄揚爲南雍州東晉蘄州爲南

雍州北齊海州爲南冀州梁濟南爲南冀州南齊和州

爲南豫州宋滁州爲南譙州南齊海州爲南青州梁淮

安爲南兗州梁汝南爲北舒州後周舒州爲北江州北

曹州爲西兗州魏亳州爲南兗州魏長沙爲南營州

蕭銑置汝州爲北荊州魏歷陽爲南荊河州宋保定爲南營

州平陽爲東雍州又爲南安邑延安府爲東夏州衛輝

爲廣寧保寧爲北巴州吉安爲東梁州鄱陽爲南天水
安慶爲西沛郡歸德爲北秣陵廬州爲南陳留九江爲
南汝南徽州饒州爲南太原廣東高州爲南巴州淮南
兗句誤梁以北魏之南兗州爲淮州淮州亦非
淮南
丙湘謹案此條爲焦里堂先生校正

杜氏通典言唐之土宇南北如漢之盛東不及而西則
過之唐史取其說以序地里志蓋開元天寶時事也按
西河漢休屠王地武帝始置郡自東漢以來民物阜盛
竇融張軌乘時保有融值光武中興遂歸版圖而張軌
呂光禿髮沮渠累據其土蓋地勢險僻可以自保其一
隅貨財殷富可以無求于中國唐天寶以後河西隴右
没于吐番至宋爲元昊所據倔強構逆則文物彝常之
地盡化爲龍荒殘破之區蓋西北之地闢于漢而荒于
唐安在唐之西過于漢也

輿地隅說卷中

十一

藝圃校采

治亂之跡不明不可以識古今而知世變今攷七國以
來以及唐宋割據其所以至此者皆賊民爲之也七國
之時有說客奸人爲之賊民秦之末有陳勝胡廣爲之
賊民兩漢之末有尤來大搶爲之賊民唐有黃巢秦宗
權宋有李全楊么方臘明有闖賊獻賊皆權臣逆璫戚
貴擅權以致賊民興起先有賊民敗壞元氣然後草澤
英雄起而割據焉孟子曰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
日矣誠萬古之龜鑑也

柳庭輿地隅說卷中終